周書/卷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第三十三

周書
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
唐 令狐德棻

列傳第三十五

蕭撝

蕭撝字智遐，蘭陵人也。[1]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。性溫裕，有儀表。年十二，入國學，博觀經史，雅好屬文。在梁，封永豐縣侯，邑一千戶。初為給事中，歷太子洗馬、中舍人。東魏遣李諧、盧元明使於梁，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，令兼中書侍郎，受幣於賓館。尋遷黃門侍郎。出為寧遠將軍、宋寧宋興二郡守，轉輕車將軍、巴西梓潼二郡守。

及侯景作亂，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、忠武將軍。又遷平北將軍、散騎常侍，領益州刺史軍防事。紀稱尊號於成都，除侍中、中書令，封秦郡王，邑三千戶，給鼓吹一部。紀率眾東下，以撝為〈（中）〉〔尚〕書令、[2]征西大將軍、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、[3]益州刺史，守成都。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。[4]

太祖知蜀兵寡弱，遣大將軍尉遲迥總眾討之。及迥入劍閣，乾運以州降。蜀中因是大駭，無復抗拒之志。迥長驅至成都，撝見兵不滿萬人，而倉庫空竭，軍無所資，遂為城守之計。迥圍之五旬，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，多被殺傷。外援雖至，又為迥所破。語在迥傳。撝遂請降，迥許之。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，共迥升壇，歃血立盟，以城歸國。

魏恭帝元年，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歸善縣公，邑一千戶。孝閔帝踐阼，進爵黃臺郡公，增邑一千戶。武成中，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，仍撰世譜，撝亦預焉。尋以母老，兼有疾疹，五日番上，便隔晨昏，請在外著書。有詔許焉。保定元年，授禮部中大夫。又以撝有歸款之功，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，收其租賦。

三年，出為上州刺史。為政仁恕，以禮讓為本。嘗至元日，獄中所有囚繫，悉放歸家，聽三日，然後赴獄。主者固執不可。撝曰：「昔王長、虞延見稱前史，吾雖寡德，竊懷景行。導民以信，方自此始。以之獲罪，彌所甘心，幸勿慮也。」諸囚荷恩，竝依限而至。吏民稱其惠化。秩滿當還，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，乞更留兩載。詔雖弗許，甚嘉美之。

及撝入朝，屬置露門學。高祖以撝與唐瑾、元偉、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。撝以母老，表請歸養私門，曰：「臣聞出忠入孝，理深人紀；昏定晨省，事切天經。伏惟陛下握鎮臨朝，垂衣御宇，孝治天下，仁覃草木。是以微臣冒陳至願。臣母妾褚年過養禮，乞解今職，侍奉私庭。伏願天慈，特垂矜許。臣披款歸朝，十有六載，恩深海岳，報淺涓埃。肆師掌禮，竟無稱職；淅隈督察，[5]空妨能官。方辭違闕庭，屏迹閭里，低佪係慕，戀悚兼深。」高祖未許，詔曰：「開府梁之宗英，今則任等三事。所謂楚雖有材，周實用之。方藉謀猷，匡朕不逮。然進思盡忠，退安侍養者，義在公私兼濟。豈容全欲狥己，虧此至公，乖所望也。」尋以母憂去職。

天和六年，授少保。建德元年，轉少傅。後改封蔡陽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。二年卒，時年五十九。高祖舉哀於正武殿，賜穀麥三百石、布帛三百匹，贈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少傅、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、益州刺史，謚曰襄。

撝善草隸，名亞於王褒。算數醫方，咸亦留意。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，頗行于世。子濟嗣。

濟字德成，少仁厚，頗好屬文。蕭紀承制，授貞威將軍、蜀郡太守，遷東中郎將。從紀東下。至巴東，聞迴圍成都，紀命濟率所部赴援。比至，撝已降。仍從撝入朝。孝閔帝踐阼，除中外府記室參軍。後至蒲陽郡守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蕭世怡（蕭泰）

蕭世怡，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。以名犯太祖諱，故稱字焉。幼而聰慧，頗涉經史。梁大同元年，封豐城縣侯，邑五百戶。除給事中，轉太子洗馬。尋入直殿省，轉太子中舍人。出為持節、仁威將軍、譙州刺史。及侯景為亂，路由城下，襲而陷之，世怡遂被執。尋遁逃得免，至于江陵。

梁元帝承制授侍中。及平侯景，以世怡為兼太宰、太常卿，與中衞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。承聖二年，授使持節、平西將軍、臨川內史。既以陸納據湘川，道路擁塞，改授平南將軍、桂陽內史。未至郡，屬于謹平江陵，遂隨兄修在郢州。及修卒，即以世怡為刺史。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，世怡以州輸琳。時陳武帝執政，徵為侍中。世怡疑而不就，乃奔于齊。除車騎大將軍、散騎常侍。尋出為永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晉公護東伐，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。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，遂來歸款。五年，拜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義興郡公，邑一千三百戶。天和二年，授蔡州刺史。政存簡惠，不尚苛察，深為吏民所安。三年，卒於州。贈本官、加并洛永三州刺史。子子寶嗣。

子寶美風儀，善談笑，年未弱冠，名重一時。隋文帝輔政，引為丞相府典籤，深被識遇。開皇中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後坐事被誅。

蕭圓肅

蕭圓肅字明恭，梁武帝之孫，武陵王紀之子也。風度淹雅，敏而好學。紀稱尊號，封宜都郡王，邑三千戶，[6]除侍中、寧遠將軍。紀率兵下峽，令蕭撝守成都，以圓肅為之副。及尉遲迥至，圓肅與撝俱降。授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，封安化縣公，邑一千戶。

世宗初，進封棘城郡公，增邑一千戶。以圓肅有歸款之勳，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，收其租賦。保定三年，除畿伯中大夫。五年，拜咸陽郡守。圓肅寬猛相濟，甚有政績。天和四年，遷陵州刺史，尋詔令隨衞國公直鎮襄陽，遂不之部。

建德三年，授太子少傅，增邑九百戶。圓肅以任當師傅，調護是職。乃作少傅箴曰：

惟王建國，辨方正位。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莫不援立太子，為皇之貳。是以易稱明兩，禮云上嗣。東序養德，震方主器。束髮就學，宵雅更肄。朝讀百篇，乙夜乃寐。愛日惜力，寸陰無棄。視膳再飯，寢門三至。小心翼翼，大孝烝烝。謀謨計慮，問對疑丞。安樂必敬，無忘戰兢。夫天道益謙，人道惡盈。漢嗣不絕乎馳道，魏儲回環於鄴城。前史攸載，後世揚名。三善既備，萬國以貞。姬周長久，實賴元良。嬴秦短祚，誠由少陽。雖卜年七百，有德過歷而昌；數世〔一〕萬〈（一）〉，無德不及而亡。[7]敬之敬之，天惟顯思。光副皇極，永固洪基。觀德審諭，授告職司。

太子見而悅之，致書勞問。

六年，授豐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。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。宣政元年，入為司宗中大夫，俄授洛州刺史。大象末，進位大將軍。隋開皇初，授貝州刺史。以母老請歸就養，隋文帝許之。四年，卒，時年四十六。有文集十卷，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，廣堪十卷，淮海亂離志四卷，行於世。

蕭大圜

蕭大圜字仁顯，梁簡文帝之子也。幼而聰敏，神情俊悟。年四歲，能誦三都賦及孝經、論語。七歲居母喪，便有成人之性。梁大寶元年，封樂梁郡王，邑二千戶，除宣惠將軍、丹陽尹。屬侯景肆虐，簡文見弒，大圜潛遁獲免。明年，景平，大圜歸建康。時既喪亂之後，無所依託，乃寓居善覺佛寺。人有以告王僧辯者。僧辯乃給船餼，得往江陵。梁元帝見之甚悅，賜以越衫胡帶等。改封晉熙郡王，邑二千戶，除寧遠將軍、琅邪彭城二郡太守。

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，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。梁元帝性既忌刻，甚恨望之。乃謂大圜曰：「汝兩兄久不出，汝可以意召之。」大圜即日曉諭兩兄，相繼出謁，元帝乃安之。大圜以世多故，恐讒愬生焉，乃屏絕人事。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，不妄遊狎。兄姊之間，止牋疏而已。恆以讀詩、禮、書、易為事。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，大圜辭約指明，應答無滯。元帝甚歎美之。因曰：「昔河間好學，爾既有之，臨淄好文，爾亦兼之。然有東平為善，彌高前載，吾重之愛之，爾當效焉。」及于謹軍至，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，大圜副焉，其實質也。出至軍所，信宿，元帝降。

魏恭帝二年，客長安，太祖以客禮待之。保定二年，詔曰：「梁汝南王蕭大封、晉熙王

蕭大圜等，梁國子孫，宜存優禮，式遺茅土，寔允舊章。大封可封晉陵縣公，大圜封始寧縣公，邑各一千戶。」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并賜田宅、奴婢、牛馬、粟帛等。俄而開麟趾殿，招集學士。大圜預焉。梁武帝集四十卷，簡文集九十卷，各止一本，江陵平後，竝藏祕閣。大圜既入麟趾，方得見之。乃手寫二集，一年竝畢。識者稱歎之。

大圜深信因果，心安閑放。嘗言之曰：

拂衣褰裳，無吞舟之漏網；挂冠懸節，慮我志之未從。儻獲展禽之免，有美慈明之進。如蒙北叟之放，實勝濟南之徵。其故何哉？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，朝廷者有簪佩之累，蓋由來久矣。留侯追蹤於松子，陶朱成術於辛文，良有以焉。況乎智不逸羣，行不高物，而欲辛苦一生，何其僻也。

豈如知足知止，蕭然無累。北山之北，棄絕人間，南山之南，超踰世網。面修原而帶流水，倚郊甸而枕平皐，築蝸舍於叢林，構環堵於幽薄。近瞻煙霧，遠睇風雲。藉纖草以蔭長松，結幽蘭而援芳桂。仰翔禽於百仞，俯泳鱗於千潯。[8]果園在後，開窻以臨花卉；蔬圃居前，坐簷而看灌畦。[9]二頃以供饘粥，十畝以給絲麻。侍兒五三，可充紝織；家僮數四，足代耕耘。沽酪牧羊，協潘生之志；畜鷄種黍，應莊叟之言。穫菽尋氾氏之書，露葵徵尹君之錄。烹羔豚而介春酒，迎伏臘而候歲時。披良書，探至賾，歌纂纂，唱烏烏，可以娛神，可以散慮。有朋自遠，揚搉古今。田畯相過，劇談稼穡。斯亦足矣，樂不可支。永保性命，何畏憂責。豈若蹙足入絆，申脰就羈，遊帝王之門，趨宰衡之勢。不知飄塵之少選，寧覺年祀之斯須。萬物營營，靡存其意，天道昧昧，安可問哉。

嗟乎！人生若浮雲朝露，寧俟長繩繫景，寔不願之。[10]執燭夜遊，驚其迅邁。百年何幾，擎跽曲拳，四時如流，俛眉躡足。出處無成，語默奚當。非直丘明所恥，抑亦宣尼恥之。

建德四年，除滕王逌友。逌嘗問大圜曰：「吾聞湘東王作梁史，有之乎？餘傳乃可抑揚，帝紀奚若？隱則非實，記則攘羊。」對曰：「言者之妄也。如使有之，亦不足怪。昔漢明為世祖紀，章帝為顯宗紀，殷鑒不遠，足為成例。且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，彰於四海，安得而隱之？如有不彰，亦安得而不隱？蓋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；諱國之惡，抑又禮也。」逌乃大笑。

其後大軍東討，攻拔晉州。或問大圜曰：「齊遂克不？」對曰：「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，今本既拔矣，能無亡乎。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。」居數日，齊氏果滅。[11]聞者以為知言。宣政元年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。隋開皇初，拜內史侍郎，出為西河郡守。尋卒。

大圜性好學，務於著述。撰梁舊事三十卷，寓記三卷、士喪儀注五卷、要決兩卷，[12]并文集二十卷。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。大象末，為陳州刺史。

宗懍

宗懍字元懍，南陽　　陽人也。八世祖承，永嘉之亂，討陳敏有功，封柴桑縣侯，除宜都郡守。尋卒官，子孫因居江陵。父高之，梁山陰令。

懍少聰敏，[13]好讀書，晝夜不倦。語輒引古事，鄉里呼為小兒學士。梁普通六年，舉秀才，以不及二宮元會，例不對策。及梁元帝鎮荊州，謂長史劉之遴曰：「貴鄉多士，為舉一有意少年。」之遴以懍應命。即日引見，令兼記室。嘗夕被召宿省，使制龍川廟碑，一夜便就，詰朝呈上。梁元帝歎美之。及移鎮江州，以懍為刑獄參軍，兼掌書記。歷臨汝、建成、廣晉三縣令。遭母憂去職。哭輒嘔血，[14]兩旬之內，絕而復蘇者三。每有羣烏數千，集於廬舍，[15]候哭而來，哭止而去。時論稱之，以為孝感所致。

梁元帝重牧荊州，以懍為別駕、江陵令。及帝即位，擢為尚書侍郎。又手詔曰：「昔扶柳開國，止曰故人，西鄉胙土，本由賓客。況事涉勳庸，而無爵賞？尚書侍郎宗懍，亟有帷幄之謀，誠深股肱之寄。從我于邁，[16]多歷歲時。可封信安縣侯，邑一千戶。」累遷吏部郎中、五兵尚書、吏部尚書。初侯景平後，梁元帝議還建業，唯懍勸都渚宮，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。

及江陵平，與王褒等入關。太祖以懍名重南土，甚禮之。孝閔帝踐阼，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世宗即位，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。數蒙宴賜。保定中卒，年六十四。有集二十卷，[17]行於世。

劉璠

劉璠字寶義，沛國沛人也。六世祖敏，以永嘉喪亂，徙居廣陵。父臧，性方正，篤志好

學，居家以孝聞。梁天監初，為著作郎。

璠九歲而孤，居喪合禮。少好讀書，兼善文筆。年十七，為上黃侯蕭曄所器重。范陽張綰，梁之外戚，才高口辯，見推於世。以曄之懿貴，亦假借之。璠年少未仕，而負才使氣，不為之屈。綰嘗於新渝侯坐，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：「寒士不遜。」璠厲色曰：「此坐誰非寒士？」璠本意在綰，而曄以為屬己，辭色不平。璠曰：「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！」遂拂衣而去。曄辭謝之，乃止。後隨曄在淮南，璠母在建康遘疾，璠弗之知。嘗忽一日舉身楚痛，尋而家信至，云其母病。璠即號泣戒道，絕而又蘇。當身痛之辰，即母死之日也。居喪毀瘠，遂感風氣。服闋後一年，猶杖而後起，及曄終於毗陵，故吏多分散，璠獨奉曄喪還都，墳成乃退。梁簡文時在東宮，遇曄素重，諸不送者皆被劾責，唯璠獨被優賞。解褐王國常侍，非其好也。

璠少慷慨，好功名，志欲立事邊城，不樂隨牒平進。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刺史，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，兼記室參軍，又領刑獄。循為梁州，除信武府記室參軍，領南鄭令。又板為中記室，補華陽太守。屬侯景度江，梁室大亂，循以璠有才略，甚親委之。時寇難繁興，未有所定。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。其末章曰：「隨會平王室，夷吾匡霸功。虛薄無時用，徒然慕昔風。」循開府，置佐史，以璠為諮議參軍，仍領記室。梁元帝承制，授樹功將軍、鎮西府諮議參軍。賜書曰：「鄧禹文學，尚或執戈；葛洪書生，且云破賊。前修無遠，屬望良深。」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，且為雍州刺史，[18]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。

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，以璠為中書侍郎，屢遣召璠，使者八返，乃至蜀。又以為黃門侍郎，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。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。璠苦求還。中記室韋登私曰：「殿下忍而蓄憾，足下不留，將〈（至）〉〔致〕大禍。[19]脫使盜遮於葭萌，則卿殆矣。孰若共構大廈，使身名俱美哉。」璠正色曰：「卿欲緩頰於我耶？我與府侯，分義已定。豈以寵辱夷險，易其心乎？丈夫立志，當死生以之耳。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，終不逞志於一人。」紀知必不為己用，乃厚其贈而遣之。臨別，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：「想見物思人。」璠對曰：「敢不奉揚威靈，尅剪姦宄。」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為益州刺史，封隨郡王，以璠為循府長史，加蜀郡太守。

還至白馬西，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，璠不得入城，遂降於武。太祖素聞其名，先誡武曰：「勿使劉璠死也。」故武先令璠赴闕。璠至，太祖見之如舊。謂僕射申徽曰：「劉璠佳士，古人何以過之。」徽曰：「昔晉主滅吳，利在二陸。明公今平梁漢，得一劉璠也。」

時南鄭尚拒守未下，達奚武請屠之，太祖將許焉，唯令全璠一家而已。璠乃請之於朝，太祖怒而不許。璠泣而固請，移時不退。柳仲禮侍側曰：「此烈士也。」太祖曰：「事人當如此。」遂許之。城竟獲全，璠之力也。

太祖既納蕭循之降，又許其反國。循至長安累月，未之遣也。璠因侍宴，太祖曰：「我於古誰比？」對曰：「常以公命世英主，湯、武莫逮；今日所見，曾齊桓、晉文之不若。」太祖曰：「我不得比湯、武，望與伊、周為匹，何桓、文之不若乎？」對曰：「齊桓存三亡國，晉文不失信於伐原。」語未終，太祖撫掌曰：「我解爾意，欲激我耳。」於是即命遣循。循請與璠俱還，太祖不許。以璠為中外府記室，尋遷黃門侍郎、儀同三司。

嘗臥疾居家，對雪興感，乃作雪賦以遂志云。其詞曰：

天地否閉，凝而成雪。應乎玄冬之辰，在於沍寒之節。蒼雲暮同，嚴風曉別。散亂徘徊，雰霏皎潔。違朝陽之暄煦，[20]就陵陰之慘烈。

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，雪宮建於碣石之東。混二儀而竝色，覆萬有而皆空。埋沒河山之上，籠罩寰宇之中。日馭潛於濛汜，地險失於華、嵩。既奪朱而成素，實矯異而為同。

始飄颻而稍落，遂紛糅而無窮。縈回兮瑣散，曷皓兮溟濛。綏綏兮颯颯，瀌瀌兮淙淙。因高兮累仞，藉少兮成豐。曉分光而映淨，夜合影而通朧。似北荒之明月，若西崑之閬風。

爾乃憑集異區，遭隨所適。遇物淪形，觸途湮跡。何淨穢之可分，豈高卑之能擇。體不常消，質無定白。深谷夏凝，小山春積。偶仙宮而為絳，值河濱而成赤。廣則彌綸而交四海，小則淅瀝而緣間隙。淺則不過二寸，大則平地一尺。乃為五穀之精，寔長眾川之魄。大壑所以朝宗，洪波資其消釋。家有趙王之璧，人聚漢帝之金。既藏牛而沒馬，又冰木而凋林。已墮白登之指，實愴黃竹之心。楚客埋魂於樹裏，漢使遷飢於海陰。斃雲中之狡獸，落海上之驚禽。庚辰有七尺之厚，甲子有一丈之深。無復垂霙與雲合，唯有變白作泥沉。

本為白雪唱，翻作白頭吟。吟曰：昔從天山來，忽與狂風閱。遡河陰而散漫，望衡陽而委絕。朝朝自消盡，夜夜空凝結。徒云雪之可賦，竟何賦之能雪。

初，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、移襄陽文，皆璠之辭也。

世宗初，授內史中大夫，掌綸誥。尋封平陽縣子，邑九百戶。在職清白簡亮，不合於時，左遷同和郡守。璠善於撫御，莅職未朞，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。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，唯璠秋毫無所取，妻子竝隨羌俗，食麥衣皮，始終不改。洮陽、洪和二郡羌民，常越境詣璠訟理焉。其德化為他界所歸仰如此。蔡公廣時鎮隴右，嘉璠善政。及遷鎮陝州，欲取璠自隨，羌人樂從者七百人。聞者莫不歎異。陳公純作鎮隴右，引為總管府司錄，甚禮敬之。天和三年卒，時年五十九。著梁典三十卷，有集二十卷，行於世。子祥嗣。

祥字休徵。幼而聰慧，占對俊辯，賓客見者，皆號神童。事嫡母以至孝聞。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，在嶺南，聞而奇之，乃令名祥字休徵。後以字行於世。年十歲能屬文，十二通五經。解褐梁宜豐侯主簿，遷記室參軍。

江陵平，隨例入國。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，召為記室。府中書記，皆令掌之。尋授都督，封漢安縣子，食邑七百戶，轉從事中郎。憲進爵為王，以休徵為王友。俄除內史上士。高祖東征，休徵陪侍帷幄。平齊露布，即休徵之文也。累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大將軍。尋以去官，領萬年令，未朞月，轉長安令。頻宰二縣，頗獲時譽。大象二年，卒於官，時年四十七。

初，璠所撰梁典始就，未及刊定而卒。[21]臨終謂休徵曰：「能成我志，其在此書乎。」休徵〈（始）〉〔治〕定繕寫，[22]勒成一家，行於世。

柳霞

柳霞字子昇，[23]河東解人也。曾祖卓，晉汝南太守，始自本郡徙居襄陽。祖叔珍，宋員外散騎常侍、義陽內史。父季遠，梁臨川王諮議參軍、宜都太守。

霞幼而爽邁，神彩嶷然，髫歲便有成人之量。篤好文學，動合規矩。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。謂霞曰：「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，嘗語吾云：『我昨夢汝登一樓，樓甚峻麗，吾以坐席與汝。汝後名宦必達，恨吾不及見耳。』吾向聊復晝寢，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。汝之官位，當復及吾。特宜勉勵，以應嘉祥也。」

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，霞時年十二，以民禮修謁，風儀端肅，進止詳雅。深藻美之，試

遣左右踐霞衣裾，欲觀其舉措。霞徐步稍前，曾不顧眄。廬陵王績為雍州刺史，辟霞為主簿。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，仍轉外兵，除尚書工部郎。謝舉時為僕射，引霞與語，甚嘉之。顧謂人曰：「江漢英靈，見於此矣。」

岳陽王蕭詧莅雍州，選為治中，尋遷別駕。及詧於襄陽承制，授霞吏部郎、員外散騎常侍。俄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賜爵聞喜縣公。尋進位持節、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，以襄陽歸于我。霞乃辭詧曰：「陛下中興鼎運，龍飛舊楚。臣昔因幸會，早奉名節，理當以身許國，期之始終。自晉氏南遷，臣宗族蓋寡。從祖太尉、世父儀同、從父司空，竝以位望隆重，遂家于金陵。唯留先臣，獨守墳栢。常誡臣等，使不違此志。今襄陽既入北朝，臣若陪隨鑾蹕，進則無益塵露，退則有虧先旨。伏願曲垂照鑒，亮臣此心。」詧重違其志，遂許之。因留鄉里，以經籍自娛。

太祖、世宗頻有徵命，霞固辭以疾。及詧殂，霞舉哀，行舊君之服。保定中又徵之，霞始入朝。授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霍州諸軍事、霍州刺史。霞導民務先以德，再三不用命者，乃微加貶異，示之恥而已。其下感而化之，不復為過。咸曰：「我君仁惠如此，其可欺乎！」天和中，卒，時年七十二。宣政初，贈〈（[貝+崙]）〉〔金〕、安二州刺史。[24]

霞有志行。初為州主簿，其父卒於揚州，霞自襄陽奔赴，六日而至。哀感行路，毀瘁殆不可識。後奉喪泝江西歸，中流風起，舟中之人，相顧失色。霞抱棺號慟，愬天求哀，俄頃之間，風浪止息。其母嘗乳間發疽，醫云：「此病無可救之理，唯得人吮膿，或望微止其痛。」霞應聲即吮，旬日遂瘳。咸以為孝感所致。性又溫裕，略無喜慍之容。弘獎名教，未嘗論人之短。尤好施與，家無餘財。臨終遺誡薄葬，其子等竝奉行之。有十子，靖、莊最知名。

靖字思休。少方雅，博覽墳籍。梁大同末，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，轉法曹行參軍。大定初，除尚書度支郎，遷正員郎。隨霞入朝，授大都督，歷河南、德廣二郡守。靖雅達政事，所居皆有治術，吏民畏而愛之。然性愛閑素，其於名利澹如也。及秩滿還，便有終焉之志。

隋文帝踐極，特詔徵之，靖遂以疾固辭。優游不仕，閉門自守，所對惟琴書而已。足不歷園庭，殆將十載。子弟等奉之，若嚴君焉。其有過者，靖必下帷自責，於是長幼相率

拜謝於庭，靖然後見之，勗以禮法。鄉里亦慕而化之。或有不善者，皆曰：「唯恐柳德廣知也。」時論方之王烈。前後總管到官，皆親至靖家問疾，遂以為故事。秦王俊臨州，賚以几杖，并致衣物。靖唯受几杖，餘竝固辭。其為當時所重如此。開皇中，以壽終。

莊字思敬。器量貞固，有經世之才。初仕梁，歷中書舍人、尚書右丞、給事黃門侍郎、尚書吏部郎中、鴻臚太府卿。入隋，位至開府儀同三司、給事黃門侍郎、饒州刺史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蕭撝、世怡、圓肅、大圜竝有梁之令望也。雖羈旅異國，而終享榮名。非有茲基，夙懷文質，亦何能至於此乎。方武陵擁眾東下，任撝以蕭何之事，君臣之道既篤，家國之情亦隆。金石不足比其心，河山不足盟其誓。及魏安之至城下，旬日而智力俱竭。委金湯而不守，舉庸蜀而來王。若乃見機而作，誠有之矣。守節沒齒，則未可焉。

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。逮乎俘囚楚甸，播越秦中，屬太祖思治之辰，遇世宗好士之日，在朝不預政事，就列纔忝戎章。豈懷道圖全，優遊卒歲，將用與不用，留滯當年乎？

梁氏據有江東，五十餘載。挾策紀事，勒成不朽者，非一家焉。劉璠學思通博，有著述之譽，雖傳疑傳信，頗有詳略，而屬辭比事，足為清典。蓋近代之佳史歟。

柳霞立身之道，進退有節。觀其眷戀墳隴，其孝可移於朝廷；盡禮舊主，其忠可事於新君。夫能推此類以求賢，則知人幾於易矣。

↑ 蘭陵人也　宋本作「蘭陵蘭陵人也」。張元濟云：「蘭陵縣屬蘭陵郡，見魏書地形志。」按宋書卷三五州郡志南蘭陵郡亦有蘭陵縣，疑宋本重「蘭陵」是。

↑ 以撝為〈（中）〉〔尚〕書令　宋本及北史本傳「中」作「尚」。按上已云「除侍中、中書令」，這時自應遷尚書令，今據改。

↑ 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　錢氏考異卷三二云：「『邑』疑『巴』字之譌。梁置北巴州於閬中，而清化郡舊亦為巴州也。」按錢說據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，疑是。

↑ 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　卷二文帝紀下、梁書卷五五武陵王紀傳並作「潼州刺史楊乾運」。參卷二一校記第六條。

↑ 淅隈督察　「淅」原作「浙」。按這一句是說蕭撝為上州刺史。隋書卷三〇上洛郡上津縣云：「西魏又改為上州。」其地去淅水不遠，所以謂之「淅隈」。今逕改。

↑ 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戶　諸本「三」都作「二」，疑殿本刻誤。

↑ 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〔一〕萬〈（一）〉無德不及而亡　御覽卷二四四〈一一五七頁〉「萬一」作「一萬」。按上句用「周過其歷」語，下句用秦始皇「自二世以至萬世」語。「萬一」倒誤，今據改。

↑ 俯泳鱗於千潯　北史卷二九蕭大圜傳、冊府卷七八五〈九三三三頁〉「潯」作「尋」。按上句「仰翔禽於百仞」，「尋」與「仞」對，疑作「尋」是。

↑ 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　冊府卷七八五〈九三三三頁〉「窻」下有「牖」字，「簷」下有「楹」字。

↑ 寧俟長繩繫景寔不願之　北史本傳、冊府卷七八五〈九三三三頁〉作「實所願言」，冊府「俟」上無「寧」字。

↑ 居數日齊氏果滅　北史本傳「日」作「月」。按卷六武帝紀周攻拔晉州在建德五年〈五七六年〉十月，滅齊在次年正月，疑作「數月」是。

↑ 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　冊府卷六〇六〈七二七五頁〉作「喪服儀注五卷，要訣二卷」。

↑ 懍少聰敏　宋本「敏」作「令」。

↑ 哭輒嘔血　「嘔」原作「毆」。北史卷七〇宗懍傳百衲本作「歐」，殿本作「嘔」。按「歐」「嘔」通，「毆」字誤，今依北史殿本逕改。

↑ 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　北史本傳、御覽卷九二０〈四０八一頁〉「每」下有「旦」字，疑是。

↑ 從我于邁　「于」原作「於」。宋本、南本、北本「於」作「于」。張元濟以為作「於」誤，云「見詩經魯頌」。按張說是，今逕改。

↑ 有集二十卷　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作「十二卷」，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作「三十卷」，新唐書卷六０藝文志作「十卷」。

↑ 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　按梁書卷六敬帝紀太平元年〈五五六年〉「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」，則蕭循襲爵不在元帝時。南史卷五二鄱陽王恢附子修傳〈修即循〉稱：「徙為梁、秦二州刺史，在漢中七年。」直到魏廢帝元年亦即梁元帝承聖元年〈五五二年〉達奚武攻南鄭，蕭循降周時仍是梁、秦二州刺史，未嘗移鎮。且雍州刺史是蕭詧，其地亦非元帝所有。這裏紀述有誤。

↑ 將〈（至）〉〔致〕大禍　宋本和北史卷七０劉璠傳「至」作「致」，是，今據改。

↑ 違朝陽之暄煦　「煦」原作「照」。諸本都作「煦」，殿本刻誤，今逕改。

↑ 未及刊定而卒　宋本「及」作「啟」，無「而」字，其他各本作「及」，也無「而」字。

↑ 休徵〈（始）〉〔治〕定繕寫　宋本、汲本、局本「始」作「治」。張元濟以為「始」字誤，云「北史〈卷七０〉作『脩』」。按北史避唐諱，「治」和「脩」義同。張說是，今據改。

↑ 柳霞字子昇　北史卷七０傳目和此句「霞」作「遐」。下「霞」字同。

↑ 贈〈（[貝+峯]）〉〔金〕安二州刺史　宋本「[貝+峯]」作「[貝+峯-山+厶]」，北史本傳作「金」。張元濟云：「按金州即東梁州。字書無『[貝+峯]』『[貝+[貝+峯-山+厶]]』字。」按金州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西城郡。「[貝+峯]」「[貝+峯-山+厶]」當是涉上「贈」字而誤，今據改。